

从树情，谈感恩于天地

沙行勉写于 2009 年 7 月

去过北京的人，大多都会去长城。从长城回北京的路上，常会去明十三陵看看。我第一次去明十三陵的时候，是在 1990 年底去的。那时还在美国念博士。带着我父母和外公外婆等亲戚们去的。现在这些老人家大多都已经不在世了。这些年来，我对明十三陵的记忆淡薄了，只是依稀记得定陵的地宫。其他的都已经不记得了。

这一次带着我的家人（妻子和兰兰）去明十三陵。也是爬完长城后。而这次已经是 2009 年的夏天了。19 年后。我又去了明定陵。又走了趟地宫。而这次留下的最深的印象。不是地宫，不是宝藏，不是皇帝皇后。竟然是定陵旁的“树”。

我从树中看到了宽容，看到了生机，看到了感恩，看到了茁壮。看到了时间。感怀于我们的处世之道。

《此为定陵的一颗树。》



漫步在定陵园林中，放眼望去，许多几百年的大树，是那么的郁郁葱葱。在北京 35 度的高温下，它们给了我们几许的阴凉。我想我们应该感谢它们吧。对它们说声谢谢吧。

某个导游介绍完一棵好几百年的大柏树后，那个团队往前走了，其中一个相貌堂堂的男游客走向前去，拍打这颗树。好像心中抱持着征服的想法——你是树，我是人。（我在旁边看着心疼啊。）

他走开后，我急忙地走上前去抚摸着树。安慰着它。善解人意的兰兰也跟上来摸着树。我对树悄悄的说：“对不起。你真是个美丽、大方的树。你好漂亮哦。大地因为你而美丽生色，我们因为你而气息清新。谢谢你了。我是多么的喜欢你啊。”我是真心的诉说着。心里充满了不舍和感恩。

《我和兰兰抚慰着这棵树》



我不禁感怀着。一个国家的文明，或许可以从盖了多少高楼大厦来衡量，或许可以从GDP中算得出来。但是人心的文明绝对是看我们如何对待这个环境而来的。我们是贪心？还是适度？我们是珍惜？还是漠视？

中华文化是个最会感恩的文化了。我们自古以农立国，早就与自然大地息息相关。早就知道不要竭泽而渔，焚林而畋。早就知道要修养生息，允执厥中。在我们儒家、道家、佛家的内涵里比比皆是。现在就从儒家开始说吧。

在论语，卫灵公章里。子贡问孔子：“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？”孔子说：“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这个“恕”字意义是很深广的。简而言之是忠厚。就是我小时候父亲对我的家训：“勤俭补不足，忠厚常有余”。易经里面讲的：“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”。也是这个意思啊。

在中庸里面说的更直接：“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”。这里的万物并育就是包括了人和大自然的相处。

道家是最讲清静无为，与大自然合而为一的。在老子道德经里面讲到：“致虚极，守静笃。万物并作，吾以观复。夫物芸芸，各复归其根。归根曰静，静曰复命，复命曰常，知常曰明。不知常，妄作凶。知常容，容乃公，公乃全，全乃天，天乃道，道乃久，没身不殆”。讲的清清楚楚。“不知常，妄作凶”。硬要以为人定胜天，硬要掘海劈天。忘了中国古人的在都江堰上的智慧。可悲的是凶象已然写下了啊。

佛家对自然万物的态度，更是从根本上来平等。那就是众生一切平等，都具有如来智慧佛性。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。佛家体认到我们本有的无缘大慈和同体大悲。所以修行到了高明处，见到一片落叶，就能豁然大悟，体认到宇宙的奥秘，能和众生宇宙，和时间空间，无分彼此，无一也无二。这种境界，这种逍遥，这种自在，无法言说。

一个常心怀感恩的人。一个忠厚的人。一个不道人长短的人。一个总是想着人家好的人。一个喜欢说好话，行好事的人，我可以大声的说诚实言：他们是有福气的。他们必定会有善神来保佑的。他们也会有贵人常来帮助的。他们的子女也会享受到家传的德行。能少灾少难。有福有庆的。

再回头谈谈树吧。

在我这次带家人去北京的机会，我去了谭拓寺和戒台寺。谭拓寺以古柏树闻名。戒台寺以松树闻名。文中的照片是我们在谭拓寺和柏树所拍的。（我有另外的一片文章谈到去戒台寺的感想。）这些柏树确实是有灵气的。让这个千年古寺充满了厚实的古意。

京西古刹潭柘寺是北京地区最古老的佛教圣地，在其历代主持高僧居住的方丈院内，高矗两棵参天古柏，它们都高达 30 多米，是北京最高的古柏。

这两棵古柏为辽代所植，所以名叫“千年柏”。它们还带有佛教文化色彩，因其高矗入云，相传寺内得道的高僧就是从这里升入仙界的，故又名“登天柏”。因此，“千年柏”被视为寺内神树。



不知各位对树有多少的记忆？

小学时，最有记忆的树是个叫不出名的小树，有点像是个小松树。像是个圣诞树般。种在一个人家的后院里。我小学教室（在一楼之上）的窗外，能俯视到这个后院。看得清清楚楚的。那时我总是全班第一个到校的。班上的钥匙都由我来保管。我六点半到了教室后，就靠在窗边，对着窗外的开始孜孜的背书。为了准备等会儿

的默写测验。小学时，天天早晨就看着那棵树，和那个出来浇水的婆婆。多少年后了，不知名的树和婆婆还在我的记忆里。

大学时，最有印象的就是木棉树了。我家和我大学的路上有许多的木棉树。我总是惊讶它光秃秃的树上，怎么会开出那么美丽的红花。花开后我每每的注视着它们。奇怪于它们夸张的组合。有首歌叫做“木棉道”讲那年花开时的感情。“红红的花开满了木棉道。长长的街好像在燃烧。沉沉的夜徘徊在木棉道，轻轻的风吹过了树梢”。诗人有敏感的心，会因物而寄情。歌咏在木棉道上的浪漫。而我虽然散步在木棉道上。那时的我却是比较像是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”又有点像是“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”。看到了花开，就想到了花落。

然后，记得我在当兵（陆战队）的时候。两年来，在心理和生理上孤独和无奈。在乡下地方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。每一天和泥土做伴，和汗水为伍。听着树叶沙沙的声音，在阳光下黝黑着，跑步，做操，训练，演习。但是我却又恣意地享受着这烦恼下的孤独无奈。因为想从烦恼中寻求心灵的解脱。想从火中得到重生的凤凰。我记得，我是如此的惊讶，那天，在那平静的乡间，一声清脆的鸟鸣，让穿着军装荷枪的我，竟然会不由自主的流泪。这个流泪，不是为了我，不是为了她。而是突然的感觉到了。生命、自然、珍贵。

从十几岁长大后，我从来不为自己流过一滴泪。我不会自伤自怜的流泪。是无法言说的泪。莫名其妙的流下了。我让泪流着。因为那泪就是自然啊。我微笑着。

同样的感觉，又重复在我离开家乡，在读博士一年级的時候。远离了女友，家人，拥抱了苦读，寂寞。在普林斯顿的深夜里。我独自在大树两旁为小径中散步。冷冷的夜，昏黄的月。安静的我。然后回到大树边的房间，在火炉边，享受着用纸笔写信的滋味。

后来，多少年来。我领悟到了一个道理。一个少欲的心。一个简单的心。一个清明的心。就是自然。只有自然的心才会感恩自然。

有智慧的老祖宗们总是劝我们要“少欲知足”。在尘世的喧嚣里，我们是记起又忘掉。忘掉又记起。人生就在记起和忘掉中流逝。

最后不禁想起了一首诗。让大家欣赏玩味。

这是我最喜欢的诗人之一，郑板桥写的。（他和我母亲是同乡人。）他的道情说的是多么清新啊。

“老渔翁，一钓竿，靠山崖，傍水湾；
扁舟来往无牵绊，沙鸥点点轻波远，荻港萧萧白昼寒，高歌一曲斜阳晚。
一霎时波摇金影，暮抬头月上东山。”

拉拉杂杂的写到此。打住吧。今晚好想去看看月亮哦！你呢？

《美国北加州的红树森林。我喜欢这树。憨厚。》

